

西
周
史
徵
六

西周史徵卷四十二

列傳第一

太姜

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台氏之女

台舊作呂字之誤也今依史記周本紀案解藝文類聚后妃部太平御覽皇親部一核政要台與部同

太王娶以為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導靡有過失太

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

以上列女傳文按後漢書崔琦傳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賢而有色化導三子皆成賢德太王有事必諮謀焉北堂書鈔后妃部二引

化導三子皆成賢德詩曰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也

今本列女傳無此十四字今依藝文類聚引增

西周史徵卷四十三

列傳第二

太任

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

國語韋昭注摯任姓奚仲仲虺之後太任之家

王季娶為

妃太任之姓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

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能以胎教洩於豕牢

國語韋昭注洩便也豕牢廁也宋書符瑞

志太任夢長人感已滲于豕牢而生昌

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

百卒為周宗

四字舊脫今依太平御覽引校補

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以上列女傳文

西周史徵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

太姒

太姒者武王之母有嬖姒氏之女

國語韋昭注杞鄆國姒姓夏禹之後太姒之家

仁而明道

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
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
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
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爲梁不顯
其光又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以上列女傳文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西周史徵卷四十五

列傳第四

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

今本列女傳無宣王之后四字依文選景福殿賦注增

賢而

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嘗早臥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

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

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

以上列女傳文藝文類聚卷十五引古文瑣語文類是

宣王有琴曰嚮風背銘云牆有耳伏寇在是武王之遺器

也宣王每朝姜后輒以此銘援琴奏宣王于是益兢兢不

忘

以上琴錄文

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

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

行可謂孔膠也

以上列女傳文

西國史略卷四十一

列女傳四

西周史徵卷四十六 列傳第五

辛甲

夏侯啟封支子于莘莘辛聲近遂為辛氏廣韻注唐表七十三
上通志氏族略二辛甲

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召公與語賢

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為公卿封長子以上史記周本紀集解引
劉向別錄文又云長子今

上黨所治縣是也案
在今山西長子縣治武王時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

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

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

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以上襄四
年左氏傳

文成王時周公曰已勝殷將攻商蓋辛公甲曰大難攻小

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商蓋服矣

以上韓非子說林上文商蓋即

商 道家有辛甲二十九篇

漢書藝文志

西周史徵卷四十七

列傳第六

泰顛閔天散宜生南宮括

西伯既戎耆紂囚之牖里即姜里散宜生閔天南宮括三子者

相與學訟於太公太公見三子知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

切脯除為師學之禮約為朋友望曰西伯賢君也遂與三

子見文王於牖里以上尙書大傳文按諸子始進說各不同參觀西伯本紀西伯嘗度於閔天謀於

南宮括國語晉語云文王即位咨於二虢度於閔天謀於南宮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

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以上呂覽古樂篇文按史記周本紀以為觀兵時語武王伐紂

過隧斬岸過水拆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

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

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
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灑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
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燔之
已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以上說苑權謀篇文按荀子儒效篇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云云韓詩外傳三武王心懼太公曰云云說苑以霍叔為散宜生以周公太公為武王其說各異又太平御覽引六韜武王問散宜生曰伐紂吉

乎曰不吉將行雨輜車太公曰是非子所知也祖行之日雨輜重車是洗濯甲兵也與此亦異武王伐紂出場于厥軍泰顛閔天

皆執輕呂以奏王以上逸周書克殷篇文命南宮括散鹿台之財發鉅橋

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閔天封比干之墓以上史記周本紀文虢叔閔天

泰顛散宜生南宮括五官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

四人為之服朋友之服以上見孔叢子孔子曰聞諸老聃昔者云云

西周史徵卷四十八

列傳第七

癸度

癸度蓋武王臣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筴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柰何癸度曰金出於汶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

至隕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
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

矣

以上管子輕
重乙篇文

西周史徵卷四十九

列傳第八

史佚

史佚

始見逸周書世俘篇禮記曾子問僖十五年左氏傳及國語周語下

佚又作逸

書洛誥逸周書克殷

亦曰尹逸

逸周書克殷篇

與太

公周召稱四聖

大戴禮保傳篇

武王克殷既入立于社南尹佚筮祝

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

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

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命史佚展

九鼎保玉

以上史記周本紀文

成王時爲少師

新書傳職篇少師之任史佚職之

成王問政於尹

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

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
畜也不善則讐也夏殷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
民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

也

以上說苑
政理篇文

墨家有尹佚二篇

漢書藝
文志

西漢史記卷四十八

史記卷八

西周史徵卷五十

列傳第九

召穆公

召穆公名虎康公之孫為厲王卿士

以上本國語周語韋昭注

厲王無道天

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召穆公作蕩之詩及民勞以刺之

以上本詩

序詩大雅蕩之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汝殷商曾是疆禦曾是培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輿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疆禦多難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屈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魚然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湏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畫作夜文

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蝸如蟻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異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

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民勞之詩曰民亦勞之汽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懼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汽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為民遂無縱詭隨以謹懼恊式遏寇虐無俾民

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民亦勞止汽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惡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汽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

大民亦勞止汽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繆繆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

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

得脫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厲王死于彘太子靜長於召公

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輔之修

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以上節史記周本紀文宣王封申伯

于謝命召公營謝以居之詩大雅崧高之詩曰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

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微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駒膺濯濯又命平淮夷疆理

其地錫召公以圭瓚秬鬯山川土田焉詩大雅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

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汎汎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汝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向來宣文武受命

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西周史徵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

芮良夫

芮良夫芮伯之後為厲王大夫以上本國語周語韋昭注厲王說榮夷公落

良夫諫不聽事詳厲王本紀厲王無道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

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以上逸周書芮良夫序文及諸侯不享王流

于彘良夫賦桑柔之詩以悼傷之詩序云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大雅桑柔之詩曰苑彼桑柔其下侯可捋采其劉痠此下民不殄

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旌旗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滅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

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親瘠孔棘我罔為謀為惑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膏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

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蠱賊稼穡卒瘁哀恫中國具贊卒荒靡有旅力有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宜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性性其鹿朋友已讟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

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復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願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

其良覆俾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
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過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言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西周史徵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一

仲山甫

仲山甫始見詩大雅烝民章食邑于樊國語周語韋昭注故曰樊仲山父亦曰樊穆仲

國語亦曰樊仲國語晉語四亦曰樊侯詩毛傳及竹書紀年亦曰仲山文選楊脩魯臨淄侯牋亦曰山

甫後漢書楊賜傳或謂是仲雍支孫通志氏族略三路史後紀九國名紀三或謂是魯獻公之仲

子入輔于周困學紀聞三引唐權德輿集蓋仍異姓之臣也漢書杜欽傳云仲山甫異姓之臣為宣王

卿士詩大雅烝民注宣王八年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王立戲仲山

父諫不聽魯卒亂宣王伐魯立孝公欲得國子之能導訓

諸侯者仲山甫以魯侯對乃命魯孝公于夷宮七年王命

仲山甫城齊事祥宣王本紀尹吉甫作烝民之詩以美之詩序云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

中興焉大雅烝民之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或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朔方四牡騤騤八鸞喑喑仲山甫徂齊式需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西周史徵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二

尹吉甫方叔南仲仍叔

尹吉甫尹佚之後

萬光泰春秋氏族略

事宣王有文武才周室衰玁狁熾

王命吉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賦六月以美之

以上本詩注詩小雅六月之詩曰六月棲

棲戎車既飭四牡駉駉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驥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顛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

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中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

友魚鑿胎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王舅申伯出封于謝吉甫美宣王能建國親諸

侯作崧高之詩

以上本詩大雅崧高序

召公平淮夷作江漢

以上本詩大雅江漢序

韓侯來

朝作韓奕

以上本詩大雅韓奕序

仲山甫城齊作烝民

以上本詩大雅烝民序

皆所以美宣

王勉諸臣也方叔周宣王族卿

方采地見路史後紀十國民紀五

玁狁及荆蠻叛

而伐之

詩小雅采芑序云采芑宣王南征也采芑之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尤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嘒嘒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蠻貊蠻荆來威

南仲

亦受王命伐玁狁城朔方又伐西戎且從王征淮徐皆有

功

詩小雅出車序云出車勞還率也出車之詩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旂旒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嬰嚶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忉忉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詩大

雅常武詩序云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常武之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數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

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虓虎鋪敦淮漬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嘒嘒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

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仍叔亦宣王臣宣王有撥亂之

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

之

以上節詩大雅雲漢序又漢雲之詩曰倬彼雲漢昭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早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禮配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

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

胡寧忍予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快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流我以旱懼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

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汝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正瞻仰昊天云如何里瞻
仰昊天有嘽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而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

西周史徵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三

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

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以上史記伯夷傳文但伯夷叔齊在西伯生時已歸周史記云及至西伯

卒疑至字衍文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伯夷叔齊', '首陽山', and '卒疑至字')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西周史記')

西周史徵卷五十五

列傳第十四

商容

商容殷末賢人也

荀子大略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揚僚注表築旌之尙書大傳表商容之閭商民曰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况於存者乎史記周本紀命畢公釋百

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又留侯世家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索隱翟浩云表者標榜其里門呂氏春秋審應覽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慎大覽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閭高誘注一謂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也一

謂殷之賢人老子師也故表異其閭此以老子師常擬為商容時代不合其言表閭與諸書合今書作式商容閭正義集傳並訓馮式與表字義少別要皆以商容為殷賢人也 商容及殷民

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

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殷民

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

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

見周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

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

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

以上馬國翰日耕帖卷十引帝王世紀文

商

容嘗執羽籥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商容辭曰吾嘗馮於馬徒欲以化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固辭不受命君子聞之曰商容可謂內省而不誣能矣君子哉去素餐遠矣

以上韓詩外傳文

此商容之事實

可考者也

西周史徵卷五十六

列傳第十五

獫狁

獫狁在殷爲鬼方

王國維觀堂集林鬼方昆夷獫狁考云易既濟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未濟爻辭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詩大雅蕩之篇曰內異于中國覃

及鬼方易之交辭蓋作於周初大雅蕩之篇作於周厲王之世而托爲文王斥殷紂之言蓋皆謂殷時有此族矣鬼方之名易詩作鬼然古金文作𪔐或作𪔑孟鼎。此宣城李氏所藏金文家謂之小孟鼎與吳縣潘民所藏大孟鼎

同出陝西郿縣。曰王孟以口口伐𪔑方其字从鬼从戈又梁伯戈云𪔑方𪔑。即蠻子。其字从鬼从支二字不同然皆爲古文畏字按大孟鼎畏天畏二畏字上作𪔑下作𪔒毛公鼎愆天疾畏敬念王畏二畏字皆作𪔑皆从鬼

从卜者尙盤畏字作𪔑則从由。說文由鬼頭也。从支卜與支同音又支字之所从當爲支之省字而或从卜在鬼字之右或从支在鬼字之左或从支在鬼頭之下此古文變化之通例不礙其爲一字也从戈之𪔑亦即𪔑字凡

从支从戈皆有擊意故古文往往相通如薄伐獫狁之薄今毛詩作薄薄者迫也而𪔑季子白盤之薄伐从干不𪔑敦之章𪔑从戈師景敦之𪔑乃衆則又从卜書之外薄四海其義亦爲迫而釋文引一本作𪔑詩常武之鋪敦淮漬

釋文引韓詩鋪作敷後漢書馮緄傳亦引作敷敦案敷敦即𪔑字亦从支可知从卜从支从戈皆可相通則𪔑字亦畏字也其中𪔑𪔒二字見於周初之器爲字尤古其後从卜之字變而作𪔑从戈之字變而作威古威字从戈

从女邾公華邾公慆二鐘皆然𪔑叔鐘作威威亦戈形之變而鬼女二字皆象人跪形極相似故變而从戈從女也由此觀之則𪔑𪔒二字確爲畏字鬼方之名當作畏方經典作鬼字之誤也

後爲混

夷獯鬻

混夷之名亦見於周初之書大雅緜之詩曰混夷貆矣混字孟子及毛詩采薇序作昆史記匈奴傳作緄詩釋文混音昆史記之緄則讀兗音孟子原泉混混混亦讀若兗故鄭玄尙書大傳注以混夷

與吠夷為一類師古漢書匈奴傳注亦謂昆緄吠聲相近昆夷即吠夷也王國維謂混夷之混當讀胡本反或胡温反混與渾義本相近。說文混豐流也渾混流聲也。音亦宜同孟子原泉混混後人雖讀若袞然山海經其渾渾

渾泡泡亦作渾老子有物混成渾亦作混是混有渾音也漢時外國人地名所用昆字大抵讀渾如何奴之昆邪王漢書武帝紀及匈奴傳作昆邪而食貨志霍去病傳皆作渾邪史記亦作渾邪又史記惠景間侯表李將軍傳漢書

公孫賀傳之公孫昆邪漢書侯表及藝文志皆作渾邪然則混夷昆夷當讀渾夷其音即由畏夷而變畏與渾為雙聲也又變而為章粥為重音。史記周本紀。為肅。孟子。章蕪與渾同音粥育霽則又其音之引而長者

也又變而為獵狝獵與薰亦雙聲字也然則此數者皆一聲之轉即其為一種之證故其地居汧隴畏夷昆夷獵狝獵狝皆一種人唯以時代不同及各書傳寫有異故種名隨而變更耳

之間或更稍西 言鬼方地域者古無定說毛傳云鬼方遠方也不實指其地後世諸家有以為在此者干寶易注云鬼方北方國也。見李鼎祚周易集解引。有以為在西者困學紀

聞解鬼方引後漢書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公季麻伐西落鬼戎鬼戎即鬼方文選楊子雲趙充國頌鬼方賓服李善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也其解鬼方約在今甘肅涼州有

以為在南者東發日鈔以為鬼方即荆楚惠棟亦云商之鬼方周荆楚之地商頌殷武即伐鬼方詩也李方湛易伐鬼方解云大戴禮帝繫篇云陸終氏娶于鬼方氏史記楚世家云陸終氏生子六人六曰季連芊姓楚為芊姓之後

則鬼方至當在荆楚之地又小戴記明堂位云紂脯鬼侯史記殷本紀云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文王世子云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孔穎達正義云西方九國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

徒九國或即鬼方種類又既濟九三爻辰在辰辰為壽星之次鄭分野南與楚隣商時或尚為鬼國地故既濟此爻即取象於此文十六年左氏傳庸人帥羣蠻以叛楚註庸屬楚之小國廩人率百濮聚于選注濮夷也昭九年傳詹

桓伯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韋昭國語注云濮南蠻之國孔安國牧誓傳云庸濮在江漢之間是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種類皆西南夷亦與楚隣不得即以西方當鬼方惠說是也是李氏證明惠說之是亦即贊成鬼方在荆楚之說

紀又當成王全盛之時而鬼方之衆尙如此則其強大亦可知梁伯戈時代雖無可攷觀其文字當在孟鼎之後可知宗周之世尙有鬼方之名不獨殷周間爲然此鬼方事實之略可考者也

後由獯

鬻變名獵狁

鬻鬻獵狁皆宗周以前之稱而當時書器均不見鬻鬻二字其見於傳記者以孟子爲最古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北逐葷粥匈奴傳亦云唐虞以上有山戎獵狁葷粥居於北蠻

晉灼曰堯時曰葷粥皆後世追記之辭不足爲據然以理勢度之當爲獵狁以前之稱葷鬻之音同於混昆而獵音其聲雖同其韻已變合獵狁二字乃得葷音其名當在鬻鬻之後

厲宣之間

爲患頗巨宣王命尹吉甫方叔南仲伐之

並見尹吉甫方叔南仲仍叔傳始平宣

王以後不復見其名矣

詩詠伐獵狁事有采薇出車六月三篇六月之爲宣王時詩世無異論唯采薇出車二詩毛傳及詩序皆以爲文王時詩然其詩云王事

靡盬又云王命南仲又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皆不似諸侯之詩序以爲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遣戍役故其辭如此然三家詩說殊不盡然漢書匈奴傳謂懿王時戎狄交侵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獵狁之故又曰豈不

日戒獵狁孔棘則班固以采薇爲懿王時詩也出車詠南仲伐獵狁之事南仲亦見大雅常武篇其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傳謂王命卿士南仲於太祖皇甫爲太師白虎通釋爵人於朝封諸侯於廟引詩曰王命卿士

南仲太祖白虎通多用魯詩是魯說亦與毛同箋則以南仲爲皇父之太祖係文王時人然漢書古今人表繫南仲於宣王時在方叔召虎之下仲山甫之上而文王時別無南仲後漢書隴參傳載馬融上書曰昔周宣檢狁侵鎬及

方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臣建太宗之號非唯兩主有明叡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赴赴載於漢策是班固馬融皆以南仲爲宣王時人融且以出車之南仲爲卽常武之南

仲矣今焦山所藏鄒惠鼎云司徒南中入右鄒惠其器稱九月既望甲戌有月日而無年無由知其爲何時之器然其文字不類周初而與召伯虎敦相似則南仲自是宣王時人出車亦宣王時詩也徵之古器則凡紀獵狁事者亦皆

宣王時器而宣王以後即不見有鑑執事是鑑執之稱不
過在懿宣數王間其優暴中國亦以厲宣之間爲最甚也

西周史徵卷五十七

列傳第十六

淮夷

淮夷於周以前事不可考殷周之際勢亦頗盛地居淮泗

之間統名淮夷徐爲最大

史記周本紀成王時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東伐淮夷殘奄正義引括地志云泗水徐城縣北二十里古徐國卽淮夷鄭玄曰奄

國在淮夷之北正義又云兗州曲阜縣奄至卽奄國之地也既云殘奄則奄必敗故淮夷伏不敢動淮夷疆域雖註家不同然均不相遠僖十三年左氏傳淮夷病杞杜註淮夷魯東夷顧棟高謂魯地盡江南海州流陽縣淮夷當在

今淮安府山陽安東之間是其地又較史記正義所言稍南蓋泗水以東淮水流域皆其領地至春秋稍南者蓋辟魯也中記魯周公世家伯禽卽位之後有管蔡等及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於作於誓正義

引孔安國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爲寇是卽辟魯而南之證按正義引括地志謂徐國卽淮夷愚以淮夷非獨徐國特徐爲最大耳邾王錡云邾之盤邾。同徐。王戊父之邾此錡雖僅十字可考然既稱徐王其國必龐大

無疑成王之世管蔡畔周淮夷徐戎亦並興反周公殘奄淮

夷俯首及宣王時又復患周王遣召公南仲等克之屢平

屢畔而終服之

詩大雅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毛傳謂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然以古器考之宣王征淮夷匪只一次師壹鼓云

王若曰師壹職淮夷請我員晦臣今敗博氏衆段反斤工事弗速我東域曾伯霰簠云唯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霰
哲聖元二武二孔業克狄淮夷足見其為患頗巨非只一次然又何以知師壹敵及曾伯霰簠為宣王時物競季子

盤為宣王時物人所共認師壹敵中有折首執訊等字與競
季子盤同文一也又曾伯霰簠書體亦同競季子盤二也

淮夷為患極於宣王宣王

而後宗周不聞有其事矣